

哈佛钟声

每年,当毕业典礼接近尾声时,哈佛大学的所有钟以及周边14座教堂的钟都会一齐响起,一时间,钟声大作。

这一传统始于1989年,虽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传统,但却是建立在古老的鸣钟传统之上。1638年,当钟表尚未普遍使用时,一座大小适中的钟被用来唤醒沉睡中的学者们,召唤他们开始祈祷与吟诵。如今,哈佛园上空高悬着一座重达两吨半的大钟,钟声依然在校准哈佛学院的日常生活,每天它都为晨祷者而鸣,鸣钟的间隔是一小时。这座大钟铸造于英国的拉夫堡,自1932年以来,它就悬挂于纪念教堂的塔楼之内。大钟铭文写道,“纪念那些沉默的声音”,它出自大钟的捐赠者哈佛大学前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

在18世纪,早上7点才开始鸣钟。1933年,詹姆斯·B.科南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将鸣钟时间延后至早上8点40分,即晨祷的5分钟之前。科南特校长的这一决定使他在哈佛园师生中广受欢迎。直到今天,哈佛大学的第一响钟声,就是在8点40分敲响的。

不过,总有人想方设法想让哈佛大学的钟静默,这样就有借口不参加强制性的祈祷与吟诵,这让哈佛大学许多届学生伤透了脑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窃取钟锤,但是,像奥斯汀·金斯利·琼斯这样经验老到的敲钟人会保存一把备用的钟锤。琼斯在1858—1908年负责哈佛学院的钟。曾有人试图堵住钟楼的入口,但无济于事,因为琼斯用斧头劈开了障碍物。随着天气转凉,有人在夜里将钟翻转过来,并将水灌满其中,这样钟便被冻住,敲钟人有钟锤也没辙了。可是,哈佛大学的敲钟人却战胜了每一项考验。当琼斯退休时,一份教工决议嘉许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空间设计上,皇城的门禁系统是单向过滤的。然而在明代,层层叠加的门阙也成了皇城居民外行动的障碍。有一位天子亲身挑战了这种障碍,他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这位痴迷于游历和军事行动的君王策划了一场系统性的逃离。

为了达到逃离皇城的目的,明武宗同时采用了两种策略:自身离开皇城;将寻常市井引入皇城。

逃离

从正德十年(1515)开始,武宗先后尝试了从皇城南、西、北三个主要通路逃离。皇城正南是坛庙所在,御街绵长,门阙重重,戒备森严,然而明武宗却成功了两次。他借助亲祀郊坛的机会,伺机逃离仪注所规定的流程。

根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可知,明武宗是一个生物钟颠倒的大夜猫子,他也按规定出席朝会等场合,但群臣要一直等他等到黄昏:“凡节令大朝贺每至昏暮。”当御驾抵达南郊天地坛后,他并不按照仪注的规定在斋宫过夜,等待第二天的仪式,而是当即在昏黑的夜色中开始大祀。祭祀完毕后,他趁陪祀诸臣精疲力竭之际,深夜率近侍潜离天地坛,继续向南到南海子围猎,而众人直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发现天子逃跑的事实。

然而明武宗并不会因为自己私自将亲祀改为游幸而完全荒废仪注中的内容:第二天他从南海子归来,还要按仪注起驾回宫,并举行庆成礼和庆成

哈佛大学和哈佛人



1976年,21岁的哈佛辍学生盖茨和23岁的艾伦成立了微软公司

在某些场合,主要是在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依然会手动敲钟。每过一小时,就鸣钟44—46响;在星期天的教堂礼拜仪式中,鸣钟120响。在追悼会后,哈佛大学均会为逝者鸣钟。

辍学者

离开哈佛大学的方式各有不同。通常,毕业被视为一种好的方式。但是,辍学未必就是坏事。

“暂停学业”是一种暂时的离开方式。在为期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约有15%的学生会在某个时点感到筋疲力尽,他们便会选择休学一至两个学期。在他们之中,多数人在重返哈佛时都有了新的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哈佛大学教务处一直鼓励学生“暂停学业”,以消除学术不适。

如果被开除,那将是离开哈佛大学的诸多方式中最不令人开心的。但即便如此,许多被哈佛大学开除的学生仍然从事公共事业并有所成就。

哈佛大学最为知名的辍学者可能是微软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软件工程师比尔·盖茨。盖茨于1973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当他还是一名大二学

子时,就为第一批个人电脑设计了编程语言。盖茨在大四时离开了哈佛大学,专注于微软,而微软很快便成为高科技领域的巨头。

哈佛大学的另一位知名辍学者是发明家、商人兼博学家埃德温·H.兰德。兰德于1926年进入哈佛学院,在暂停学业两年后重回哈佛。1932年,为了进行实验和发明,他再度离开哈佛,后来他创立了宝丽来公司。该公司凭借宝丽来兰德相机开辟了即时摄影的新领域,而兰德本人最终拥有了500多项美国专利。

与盖茨和兰德不同,美国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与1886届一同入学)则受人非议。据说,在大学期间,赫斯特经常参加聚会,很少学习。他曾经负责《哈佛讽刺》的业务。这个年轻又爱开玩笑的家伙曾经在夜壶上刻字,然后将其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哈佛大学的教职员,收件人很生气。赫斯特最后被开除了。25年之后,这位实力雄厚的出版商买下了《哈佛讽刺》在奥本山街那城堡式的俱乐部会所。所幸,赫斯特年轻时的过激行为,并未影响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后来录取赫斯特家族的后人。

校歌:《公正的哈佛》

哈佛大学的校歌是由塞缪尔·吉尔曼创作的《公正的哈佛》。这首歌是吉尔曼为1836年9月举行的哈佛大学20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此后,哈佛大学每逢毕业典礼和许多其他仪式场合,都会吟唱这首歌的第一段和第四段。

吉尔曼先生是哈佛大学1811届校友,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神教会的牧师。他在创作这首歌时,借用了一首古老的爱尔兰竖琴师弹奏的曲

子。当时,这一曲子已为人所知,原唱词中有这样一句:“相信我,就算你拥有所有惹人怜爱的芳华魅力。”不过,直到1836年的毕业典礼前不久,吉尔曼才将这首歌的词曲融合在一起。在同年的哈佛大学200周年校庆典礼上,人们以“深刻而虔诚的热忱”演唱了这首《公正的哈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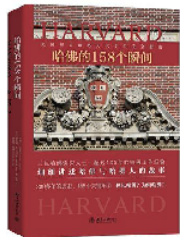
校友聚会

在哈佛大学,最重要的校友聚会是毕业的25周年、35周年和50周年。班级委员会与哈佛校友会的工作人员通常会提前三年进行精心策划,把校友聚会安排在毕业典礼之前到毕业典礼期间为时一周的时间里举行。

其他如30周年、40周年和45周年聚会,可以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举行,以防止全部集中在哈佛毕业典礼期间举行,造成学校不堪重负。

在哈佛校友会的年会上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即表彰参加校友聚会的最年长的校友。这些老校友往往是百岁老人。当他们在校友聚会上起立时,会赢得与会校友的掌声。

并不是所有校友都愿意参加校友聚会。据哈佛校友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校友不参加聚会的原因包括经济成本,需要长途旅行,没有时间、担心“谁都不认识”,以及担心“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比我更成功”。另一个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不是那种会参加聚会的人”。然而,校友聚会的规模仍在逐年扩大。



(摘自[美]约翰·T.贝瑟尔等著 陈锴译《哈佛的158个瞬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逃离皇城:明武宗的游戏

·李纬文·

宴。只不过等到车驾回到宫中,已经是半夜,百官已经是困顿不堪,而明武宗的活跃时间却刚刚到来,不惜在一片漆黑之中夜宴奉天殿。群臣的无奈充斥在《明武宗实录》的字里行间。

然而大祀南郊的机会终究有限,武宗于是转向了皇城的其他通路。正德十年稍晚的一天,明武宗(应是在一些近侍的帮助下)从西安门悄悄潜出皇城而没有引发任何臣僚的注意。两年之后,他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北安门溜出皇城,身边仅有数位亲卫,一直骑行到顺天府街(今鼓楼东大街),天色渐晚才归。

明武宗的数次“出逃”让臣工们非常惊恐,担心天子在外遇到危险。然而他们终究无法做出有效的提防。当发现皇城的弱点之后,明武宗开始酝酿更大的计划,于1517年潜出皇城,成功离开京师,“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外廷犹无知者。次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追至沙河”,勉强把皇帝追回。

结果数日之后,明武宗故技重演,这次没有人及时反应过来,天子直出居庸关,越过长城前往宣化,就此开启了他的巡边传奇。众臣追到关下,发现关隘竟然被内官谷大用反向防守,禁止跟随,可谓长城史上的奇闻。这场门与墙的游戏终于以明武宗取胜而告终。

改造

明武宗一方面试图逃离,另一方面在皇城西苑中发起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豹房——一个私密性的多功能居止空间。得益于当时的一些痛心疾首的劝谏,我们可以得知,除了豹房本体以外,武宗所规划的生活中心还包括一座“护国禅寺”——这对于存在寺庙禁约的明代皇城来说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不经之举;一处内操场,甚至还包括一些由内官经营的酒肆,以吸引京师中的富户闲人。

明武宗对这处市肆生活空间选址颇有权衡,西苑不仅是皇城中最开阔、最深密、最具园林属性的区域,还是与京师各种首都功能联系最为紧密的一角。由于西什库即在西安门内,皇城的物流入口即依托于此;京师佛刹道宫也集中于西城,高僧高道也从西侧往来;而前往皇陵与关隘的大道也从京师西北的德胜门出发。虽然明武宗营造的这处市井生活重心在皇城史上极为短暂,但它的运作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此举等于让皇城融入了京师。

当明武宗看到这一肇画的初步成果之后,他开始扩大他的计划为某种城市尺度的蓝图。京师西城一侧出现了

多处皇家产业:一座为“镇国大将军”——也就是明武宗自己——准备的镇国府;若干军事设施及“花酒店房”,直接由皇室管理,内官经营,并将收益纳入内帑。如“戊子诏……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又欲毁殿口为府厅”;“十一年二月……迺闻西安门外积庆、鸣玉二坊居民数千百家徘徊号泣,谓朝廷将括取廛地,有所兴作。或曰欲添设教场,或曰欲创造私第”……

所有这些项目当然都被认为是荒谬的。其中最受批评的是那些经营场所,被尖锐地批评为“竞锥刀之利于媚优之馆”。然而这些所谓的“皇店”,由武宗开风气之先,却最终在明代后期成为制度性的皇家产业,以及皇家领域在皇城之外的某种外挂式器官,并切实为皇室开支贡献了若干进项。在这一点上,明武宗可谓有创造力。

明武宗的这场新风尚随着他的青年早亡戛然而止。然而明武宗这些想象力超前的项目因此而让皇城提前预习了它的最终命运。在清代,随着皇城对城市交通、商业与宗教活动的开放,人们进一步中和了它的皇家领域面貌,让它融入了广阔的北京城。



(摘自《隐没的皇城:北京元明皇城的建筑与生活图景》,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